



边看边聊

2023年7月23日,105岁的翁香光老人走了,她是翁瑞午的长女。徐志摩飞机失事后,翁瑞午与陆小曼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。

105岁的翁香光老人走了

丁言昭

题,把我们给问傻了。

“为什么翁瑞午自己有和美的家庭,却与陆小曼要好?”

“为什么陆小曼要跟有妻子、有子女的人要好呢?”

我们还没提问,她却反客为主了,我们被问得一愣一愣的。时间一长,我们成了忘年交,翁香光才告诉我:“起先我非常恨陆小曼,认为她破坏了我们平静的家庭。你准备来采访我时,我的情绪很抵触。后来想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,我年纪也大了,回过头来看看,像他们这样生活了三十多年,也确实不容易。”

我从2006年6月起笔写陆小曼传,2007年2月完成。在这些日子里,我三天两头到翁香光家去,每写好一章,就带去给她看,同时想好问题去问。后来只要她想起什么,马上打电话告诉我。我在书中,写到翁瑞午和陆小曼相识、相知、相恋等真实情况,大部分都是翁香光告诉我的。她还为我提供了翁瑞午的许多照片,包括与陆小曼的合影照,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世,为这本书增色不少。

我写完林徽因传和张幼仪传后,想写徐志摩的第三部:陆小曼传。写陆小曼传,说容易也容易,说困难也困难。容易的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材料非常多,多得你来不及看;困难的是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,陆小曼与翁瑞午的资料相当缺乏,况且与她同辈人几乎都已谢世,无处寻找。要想比较完整、客观地反映陆小曼的一生,必须找到翁瑞午的后代。

2005年年底,一个偶然的机会,父亲丁景唐竟在茫茫人海中,为我找到了翁瑞午的长女翁香光女士。让我惊奇的是,翁香光的家离我家仅隔一条马路,步行只需5分钟。

当时翁香光已八十多岁,但是身板硬朗,耳聪目明,动作敏捷,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。我们与她约了三次才见上面。第一次,说是患了重感冒;第二次住到妹妹家去了;第三次才答应我们的采访。

一进门,只见桌上放了四碟小吃:糖果、小西点、水果、蜜饯,说话间,保姆还捧上汤团请客人吃。可是翁香光连提两个问

1942年2月1日,翁香光与张元吉结婚。几年前,张元吉的原配夫人留下几个孩子,撒手人间。那时,翁香光和张元吉都在《良友》画报供职。

翁瑞午和妻子陈明榴有5个孩子,翁香光是长女,长女结婚可是件大事。翁瑞午送给女儿一幅鸳鸯手卷,外面是织锦缎,里面用手绢做成,后来手卷里的字和画都是翁瑞午和张元吉朋友所作。翁瑞午送给女婿的礼物是4本古代碑帖,是织锦缎裱起来的,还有一只用红木盖

和底托着的砚台。陈明榴送的是上面镶着翡翠的金别针,别在领带上的。

翁香光与张元吉结婚之前,陆小曼与翁瑞午商量,能不能让她看看新郎?翁瑞午说回去问问大女儿。张元吉听说陆小曼想看看他,立即说:“让她来吧,我来请客。”于是,他们4个人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来喜西餐厅吃了一顿。不久,陆小曼送给翁香光一套白绸睡衣,亲自在衣服上镶了花边。另外,陆小曼送了一套浴室里的瓷器浴具,有脸盆、水壶、痰盂、肥皂。

这套浴具是当年徐志摩准备在上海经营一家旅馆时,特地到英国去定做的。可惜,现在只剩下脸盆和痰盂了,目前由徐志摩故居收藏着。

陆小曼和翁瑞午是事

实婚姻,没有举行任何形式,但大家都是承认的,陆小曼后来填的表格里都将翁瑞午写在“家庭成员”一栏中。

1960年翁瑞午去世后,陆小曼的生活非常困难,翁香光总是尽力帮助她。那时翁香光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,每月工资六十多元,每次去看陆小曼,总会留下20元。一次,陆小曼交给她一张电话单,一共20元,翁香光向单位借款20元,分4个月还清,每月扣5元。

三年困难时期,翁香光的单位养猪,逢年过节,改善职工伙食。翁香光分到一些肉,总是拿去给陆小曼和父亲吃,还常常买面包去。父亲去世后,翁香光还是与往常一样去看望陆小曼。有一次,她买了块固本肥皂送给陆小曼。这种肥皂现在人们都用来洗衣服的,可陆小曼舍不得用,仅用它来洗脸。

翁香光和张元吉没有要孩子,1990年丈夫去世,好在“高院”的同志给予翁香光很大的关怀,时不时地来看望她,居委会和区妇联也经常为老人送温暖,她还与一群青年人交上了朋友,他们常给老人送些好吃的东西。翁香光年事已高,但仍然开朗、健谈,与人们谈笑风生,每天坚持看报、看新闻,和社会从不脱节。

现在翁老师走了,但是她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,好像她还站在台阶上,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,向我们挥手告别……

我在潮州牌坊街上走着。穿进唐宋元明清,穿过鳞次栉比的20多座门楼的功名与伟绩。却在郑大进的“圣朝使相坊”停了下来。听人说他是清代潮汕最大的官。

据介绍他“凡经七省”,做过番禺县令、肥乡县令、大名府河间府同知、正定知府、山东按察使、两淮盐运使、贵州布政使、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、河南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,一直做到直隶总督,后加授太子少傅銜。他那么多官职,记也记不住,也用不着去记。我只记住了他的一句话及其故事。他的家乡广东揭阳山美村与邻乡池厝渡村向因地界发生争

这一座牌坊

蔡旭

说:“世有千年池厝渡,而无百年郑大进。奈何修怨而累子孙乎?”两村人由此感动,自此和谐相处,旧怨全消。古往今来,当大官的人何止千万?有多少仗势欺人甚至狐假虎威的故事?能有多少人有这样宽广胸怀与高尚品格?其实,不管你当多大官,做多少事,能有一句话一件事进入老百姓的口碑就好了。

难怪这句话在潮汕家喻户晓,成了劝和的名言。难怪在我的眼前,这一座牌坊在这座牌坊街上,顿然高大了起来。

四月份的时候调研社区餐厅,下午四点,大堂里没几个人,有一位阿姨脸上敷着一片面膜,坐在窗边的座位上,看书。光线透过玻璃窗打在她的面膜纸和书页上,反射出亮亮的光,那一刻我完全忽视了是不是可以在餐厅里敷面膜,只觉得她那种气定神闲的,在自己的“领域”里看书的样子,好美。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没有把这个场景拍下来,当然也很后悔没去问问她在看的究竟是哪本书。

你有故事,我有巴士

施政

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,脑子里突然有了打造一个又可以看风景又可以讲故事的空间的想法。最初的想法很模糊,只是单纯觉得城市越来越美,但大家都忙得来不及好好看一眼,是该有个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生活有机会深刻。而且慢下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城市,这地方还得冬暖夏凉、舒适惬意、低门槛、高水准,这么一说,是公交车厢没跑了。大约是有成都的火锅巴士等珠玉在前,领导们只反复叮嘱安全,其他并没有太多设限,只是疑惑这样的东西跟观光巴士有什么区别?

最大的区别当然是内容,坐下来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曾笑言这是公交行业的反求诸己。公交车厢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,而它平民化、烟火气十足的视角又会是讲故事最好的角度。而我们之所以能跟浦东图书馆合作,就在于公交可以把阅读的门槛放得很低。原本需要特别去图书馆、展览馆里听的讲座可以在车厢里完成,而且最好是有点接送的那种。这当然是吸引人的,毕竟如果你只有一百元钱,那去电影院的话自然会想要看那些宣传力度最大、演员阵容最豪华的大片,但如果你有充

裕的预算,那么那些非主流的文艺片也许就能被看到。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打造全天候围着市民绕圈圈的,自带讲座、导读、导览功能的移动公共空间。坐在公交车上聊着《繁花》去看看国泰影院和大白鸣钟,或是一边看着沿街隔三岔五的咖啡馆一边跟引读员聊《茶馆》,是不是想想就很有意思?

既然是反求诸己,我们当然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基本款套餐服务。那就是要有一条日常线路和配套的内容。什么话题是大家都有兴趣的呢?因为大家都读《红楼梦》,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它的时候就会有钗黛党争,因为大家都看春晚,所以我说“宫廷玉液酒,你会接‘一百八一杯’”,但是现在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话题实在太难了。好在,我们至少有足够的城市可以聊,所以我们的基本线路和内容就是在浦东聊家乡,一共选了八本书,从浦东的形成开始,从地理到历史,从文化到发展。用八本不同的书来讲浦东肯定比一本书讲到底来得难一些,但如果想要更加客观地理解一个事物,不就应该尝试用不同的视角吗?如果读大家都读的《红楼梦》能让一个人成为“我们”,那么从各种角度理解书里的人物和故事,才能够让一个人成为“我”。

哪天我们会在这里看到那位敷着面膜看书的阿姨呢?她坐在窗边笃定看书的样子使我想起了黄永玉的诗:明确的爱,直接的厌恶,真诚的喜欢,站在太阳下的坦荡,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。这样一个讲故事的等故事的地方,起讫站在浦东图书馆,可以在微信公众号:浦东图书馆馆外服务上找到预约,它叫:书香巴士。



夜色迷离 (摄影) 申然作

上星期朋友请客,说是在伦敦目前最红的馆子。于是我一整天见到啥好吃的都不为所动,就准备晚上去大吃一顿。果然是寸土寸金的梅菲尔,餐馆气派,侍者彬彬有礼,端来了开胃前菜:鳄梨酱撒着猩红石榴籽和白色碎乳酪,一看就很好吃。

不过,且慢……盘子里还站着个炸得金黄的长条状玩意儿是什么?肯定不是薯条……难道是……大蚂蚱?

搁在过去,大家肯定当场炸毛:“哎,服务员,过来一下!怎么搞的,你们这菜里怎么还有虫子!”可我环顾四周,全都使着银刀叉,优雅地切开油炸大蚂蚱,配上白葡萄酒细品:“嗯,美味……”原来,大蚂蚱才是餐厅真正的金字招牌,一小只就要80元人民币!以前我们去威海,主人也用虫子招待。

毕竟好客山东,一出手就是“咣咣咣”几脸盆端上桌:炸蛹、炸豆虫、炸乖子、炸蝎子……刚出锅的油炸虫子,喷香酥脆,咬一口,美味迸发。

吃昆虫正在悄悄成为一种新的餐饮时尚。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,2050年地球人口将突破90亿,可是按现在重肉类的饮食方式,到那时只够养活不到一半的人口;而传统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,远超飞机、汽车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加起来的排放总量,正在加剧各种灾难性天气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植物饮食,但广大肉食爱好者可受不了吃素——那么还有一个办法,就是吃虫子。昆虫的饲养成本和本产生的温室气体都很低,需要的水很少,效率却分别是鸡、猪和牛的2倍、4倍和12倍。很多人一听“吃虫子”,汗毛

今晚吃大餐

曲玉萍

蛋白质、脂肪、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都很高。碾碎的蚂蚱、蚕和蟋蟀的抗氧化度是鲜橙汁的5倍,可以对抗人体有害的自由基;还有一种太平洋硕螋,体内会分泌珍贵的“螋螂奶”,比一般牛奶蛋白质高,胆固醇含量更低。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0亿人以昆虫为食,有超过1900种可食用昆虫。比如我曾在泰北的清迈和云南的德宏都吃到过山蚂蚁蛋,看起来就像白白的薏仁,口感和味道远超鱼子酱。昆虫被联

倒立:“好恶心啊!”心理学家解释说,这种恶心,只是文化性的应激反应,毕竟我们吃龙虾从不觉得恶心,反倒觉得美味,它是节肢动物,很多昆虫不也是吗?

其实,只要克服了“功能固着”效应,也就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为什么东西只能做什么用,便会打开通往美食新世界的大门。昆虫的

七夕会

合国列为未来的食物,它们正在掀起一场国际美食风潮,纽约、巴黎、伦敦、米兰的高级餐厅里,身价飙升。民间早就尝到了昆虫的美味,每年春天几场雨后,墨西哥的瓦哈卡人就准备好了烤盘、蒜汁和迪阿波辣椒,等待空中再来一场飞蚂蚁雨;当夏夜来临时,我国胶东地区的人们则强忍口水,握着手电,纷纷出动,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棵树,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搜索正在蜕壳的知了猴;而冰岛年轻的产品设计师阿达尔斯坦松,正在他的“苍蝇工厂”里,忙着用这种人类最讨厌的昆虫来制作馅饼:“它们吃起来就像鸡肉。”

俗话说,苍蝇腿上的肉也是肉啊,也许有一天,我们在米其林餐厅里喝汤时,会招呼服务员:“麻烦再帮我加一只苍蝇,谢谢!”

钱锺书先生说「知」能

李荣

钱锺书先生有一封手写的书信,其中谈及人工智能,但其笔下把智能的“智”写作“知”。

他写信的当时,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的术语,尚不固定。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常常帮助他借书、还书的老同事,写过一篇回忆文。据文中的说法,钱先生曾明确说过,他是有意把“智”写成“知”的,不是笔误。文章作者说,“人工智能”词一出现,钱先生就问,为什么用“智”字,那是人所独有的呀,机械发展,有可能过人,完全可能。但万不会达到使用“智”字的水平,如果说“智”已实现,就是吹牛。钱先生不忘最后幽默一下:吹牛是人性,机械就玩不来。

如此看来,钱先生在“信息机械”与人之间,用“知”与“智”划了一条界线。按照这样的线索,也许不少人会认为,钱先生对于电脑、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之类,不可能“热情地去拥抱”,至少是有所保留的。但是,让人没想到的是,他在社会科学院“主抓”的唯一一项“工程性”的大项目,是“中国古典数字工程”,推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的“数字化”。

有些人不理解,认为钱先生的学问,最突出的特点是引证多,古今中外,阅读量广博,记忆力强,又能够用强大的联想力“想在一处”。有人无不刻薄地说,锺书先生的学问,是满地散钱没有串起来。一些人由此推想,人的记忆力与联想力再强大,总无法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比。有了人工智能,锺书先生的“优点”就显不出本来的优势,他理应不那么“欢迎”人工智能。

然而,上面说及的那一封书,却正是钱先生对于社科院“古典数字工程”中全唐诗速检系统成果大会的一封信祝贺信,他说:“作为一个对《全唐诗》有兴趣的人,我经常感到寻检词句的困难,对于这个成果提供的极大便利,更有由衷的欣悦。”他欢迎现代信息技术这个有用的“助手”,并不怕他“夺了自己的饭碗”,因为他最清楚“知”与“智”的那一条看似“笔误”的界线。

当然,钱先生那时了解到的,或说实际科研推进所及的信息技术,与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,如今科技“一日千里”,人工“知”能可能已在向人工“智”能突破,退一万步说,也许有一日,人工智能真的也能写出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了。

不过,有一点我想是改变不了的。对于机器写出的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,总还需要人看了由衷赞一声:“嘿,蛮有意思的。”那才有意义。智慧的“智”这一口仙气,大概总应该保管在人的手里吧。

钱锺书先生说「知」能

钱锺书先生说「知」能

